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元代宫廷艳史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许慕羲 著

第五十一回

寝宫私语贱妇逞奇谋 荒郊射猎忠臣得侠士

话说铁木迭儿听见太皇太后说了不少的气语，不由得自己忧虑起来。他的来意本欲要太后给他想法害杀那个赵世延，却被太后这一番话，不但阻住了兴头，反而忧起后事来了。又问道：“当今皇上究竟怎样的来由，老佛爷就值得这样气么？”太皇太后听他再一再二地问，只是长吁短叹一语不发地微摇着头。铁木迭儿也没有一个意想的话去解释她的愁虑，忽旁边走出一个老妇，向着他微微地示意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太师这样的聪明伶俐，难道还看不出太皇太后的意么？”这一问倒把铁木迭儿越发糊涂起来，心里想道：“究竟当今皇帝对太皇太后的如何情形，我并未看见的，哪里会知道呢？便乘势就向那老妇私问道：“亦刺失，你每天在太皇太后面前，想总知道的。”亦刺失道：“太皇太后的病……”说至此，怕太后听见，忙拉铁木迭儿的袍袖，让到外面便殿里去，才说道：“太皇太后的病，是由当今皇帝发生的。从前先皇帝在日，太后怎样说便怎样应，到了今上就不是了。太皇太后说的话，不但不从，反说太皇太后未免多事。所以太皇太后心中一想，实在是今上在与她作对，不由得气愤起来。先与太师爷说的那番话，就是说当今皇帝心里很恶恨太师爷这班人，叫太师爷注意着。太皇太后恐怕管不了太师爷的事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”铁木迭儿听她说

得很是，皱着眉道：“是倒是这个缘故，但又怎么办呢？”亦刺失道：“是了，要与太皇太后分忧解愁，还请太师爷速速想个法吧！”铁木迭儿道：“我现在也老昏了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还是请教于你罢！”

亦刺失冷笑道：“好一位坐镇的太师，怎么说在我当面请教呢？但是我为了此事确实也思得有一个意见在此。”铁木迭儿忙问道：“怎样的你说罢！”亦刺失欲言又止，惹得铁木迭儿拉着她的手道：“彼此相知，何必半吞半吐地遮饰呢？”亦刺失仍然沉吟着，像煞不敢直说的样子。铁木迭儿立起身躯固请道：“你说罢，就有天大的事，我誓不走漏风声。”亦刺失道：“果真么？”铁木迭儿道：“有如天日。”亦刺失复向四周一望，然后附耳密语，铁木迭儿皱着眉头连说“不易不易”，继复又说道：“好是好，我只是不能帮助。”亦刺失说完计策，听他不肯帮助，反说道：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太皇太后如此的恩遇，我已安心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去给太皇太后解除瘴疫。太师既不允助，那又怎能办得了呢？”铁木迭儿道：“我给你寻几个人来，同你商量吧！”铁木迭儿遂出宫，暗召爪牙平章政事赫噜、徽政使失列门、平章政事哈克繖、御大夫脱武哈，暗暗领他们与亦刺失密议。亦刺失语他们道：“此事须烦四位恩官尽点责任，将来事成之后，太皇太后当然有重大的赏赐。”赫噜便问道：“计是这样的，但须得一人下手方好。”亦刺失道：“这个责任，要烦四位商量一下谁人去行罢。”赫噜等四人都面面相觑，似乎都有不敢作为的样子。大家想来想去，还是你推我让，结果还是亦刺失想着一人，拍手道：“若用此人前去，必肯努力了！”赫噜忙道：“是了，莫非是我舅父亚列斯巴么？”亦刺失道：“不错，你们看如何？”四人称善。

亦刺失当即请亚列斯巴来会议，并告以此托。亚列斯巴道：

“蒙太皇太后恩宠备至，正思报答圣德。奈我深居宫禁，不染朝事，除尽心服侍外，别无甚事效劳。今既以此事托我，我何敢辞呢？”大家见他肯了，便议定见机行事，亦刺失复以此事窃告太皇太后，于是病躯稍愈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英宗皇帝自即位以来，心中明知道太皇太后不满意他，必有它种行径，故必时常提防着。朝中又另举贤良辅佐政事，以防小人弄权，倒也很是善法。这时便出了一个大大的忠臣名叫拜住，他本是开国元勋木华黎的后裔安童之孙，幼年五岁丧父，母怯烈氏青年寡居，尽力辅育，而拜住亦天性聪明，不与俗子相匹。既长，精通文武，颇谙战略，治国之道尤熟在心目。曩时英宗为太子便闻其名，嗣使征聘，凡三请不至，既语使者道：“此时尚非见太子之时也，请勿复来。”使者回报英宗。英宗愈加敬服。继仁宗征为宿都卫，勤职勉任。英宗复请见，回报曰：“都卫言，嫌疑所关，君子宜慎，我掌天子宿卫，私自往来东宫，我固得罪，太子亦干不便。”英宗闻言叹曰：“真君子也！”及即位，即擢拜住平章政事，暗命他访拿奸党。拜住奏道：“臣最可虑的，便是铁木迭儿丞相一班人，恐朝夕有变。”英宗点头道：“朕也是这样想，卿为朕注意罢！”当时拜住受皇上之托，便窃命心腹家将四出探访。

在下谈到此间，略把东方四侠的历史说说。何以叫东方四侠呢？原来辽东进海方面有一隐者阙其名，年过八十，尚如年幼的精神，日食斗粮，独行千里，到辽东时，乡人也不知他的来历，他亦不与乡人往来，每日独坐深山，间亦来到村市游玩。一日走一村落后，见有一群健儿在草地上互相搏斗，他即立驻足在一旁观看，见内中一孩生得柔弱羸瘦，被众小孩鬪着他相斗，这孩子最初不肯，后来被逼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斗是斗的，我只斗一人，第二个我便不来了。”内中一强壮小孩道：“只要

你肯，就与我斗罢。”瘦孩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的气力太大，我只与林哥斗就是了。”强孩道：“我难道是一只手么？你不肯同我斗，我偏要跟着你，好容易今天把你骗到这里来，正想玩你一下，你若不肯，这也不难，你可答应我前天要求你的那件事。”瘦孩红了脸道：“你这话太胡闹了，我又不是女儿家，可这样地说么？”旁边又一孩道：“苹哥，你不要同他善说，你只须如此便行。”苹儿便不作声，任他同林哥儿去拼一对。当下瘦孩摆了个架子，林儿上与他相斗，只来往了三四下，他便耳也赤了，气也粗了，苹儿乘势给林儿使了个眼色，林儿死也不肯放他息息，直弄得他气喘身疲，喊道：“你们通同一气么？我不斗了。”林儿也不言语，仍紧紧地逼着他，脸上拧一下，屁股上拍一下，把瘦孩忙得直是叫苦，又叫道：“林哥，你肯听他们的话吗？你欺负我，我要告三婶娘去。”林儿任他怎样说，只是一个不睬。急得他没了法儿，便直哭出来。后只林儿在他腿上一拧，他便禁不住鼓咚咚倒在地下。苹儿便要上来按着他脱裤，他大声喊呼起来，此时老人正看不过意，便上前拦住，问道：“你们是要做什么？他这样瘦弱，你们便要欺负他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苹儿立着气问道：“管你什么事？他是常常被我玩的，谁在欺负他，你难道不依么？”

老人也不言语，便用手去拉了瘦孩起来。苹儿见老人须发皆白，以为老头儿无什么用，便乘老人拉瘦孩的时候，他便飞起一足向老人背后来。谁知被老人略用指头在他足上轻轻一下，他便立不住滚在地下，丝毫不能转动。群儿见了，吓得转身便跑，口里嚷道：“老头子行凶呀！”老人也不去理他们，便问瘦孩道：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瘦孩道：“我姓纪叫伯昭，我没有爷娘，在姑姑家住。”瘦孩一面说一面揉着眼。老人又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呢？”伯昭道：“我

同他们在一起读书的，他们看我年小，常常捉弄我的，这个清苹哥，还要厉害。今天我本不出来的，他们骗我说在林子里关雀儿玩玩，刚刚一到这里，他们便要我同他们斗蝴蝶，就被他打痛了。”老人闻言与 he 说道：“你横竖没了父母，在这里也被他们欺负，何不同我去罢？”伯昭道：“我姑姑不肯的。”老人道：“我自去给她说说就肯了。”伯昭点头，又请老人把清苹哥拉起来，老人答应，便在清苹腿上用手一点，清苹自然就会动了，翻起来一声也不敢响，回头便走，口里还说了一句“你凶就是了，明天我叫我爸爸来找你算帐”。老人任他去了，便带伯昭到了深山，洞口里面已有三四个小孩在内操练功夫。伯昭初到此地，什么也不懂得，还是由老人一个个给他认识了，方才住下。老人每天给他一些药水吃了，慢慢地身体就强健起来，遂同着四个小朋友在内受老人的磨练。光阴易过，不觉十余年之久，伯昭学得一身软硬功夫，能够来去无踪，他方知先生是云峰上人，系剑客一流，于是喜不自胜，内中与他最相契的，便是燕山赵朋、淮南殷胜、雁门崔志远数人，并且都练得一身好功夫。每日常在深山旷野中策马试剑，只因几次请命师尊放他们回乡一行，上人只是不肯，说他们时机未至，勿轻易动作，他们只得罢休。

一日四个弟兄到山下驰马，往来飞腾，如驾云雾，忽见前面奔来一鹿，惊惶逃走之象，伯昭与志远道：“这个鹿儿给我罢。”志远道：“谁先下手是谁的。”说时箭已发出，把鹿射倒地上，伯昭只得让他去得。熟知后面赶来一少年，高叫道：“鹿儿是我的，慢点得罢！”这一声叫喊，志远就手软起来，抬头望着前面飞也似驰来一蒙古少年，眉目清秀，气宇轩昂，一看他的形容就有些使人敬服，志远忙问道：“朋友，你是哪里来的？这个鹿儿为何是你的呢？”这少年看志远人虽幼小，

说话却很谦和，遂陪着笑道：“是的，我刚才追下来的呢？朋友要不信，你看这鹿儿的颈下还有我的一支箭呢。”志远直个在鹿颈下取得一支小箭来。此时伯昭三个兄弟也跑来看这鹿儿，当下把箭柄一看，上面刊有“拜住”两个字。赵朋哥便问道：“这两个字，敢是大名么？”少年道：“是小弟的贱名。”于是大家说话都很客气，也就不去争执了。

拜住见他们四人都是少年英雄，心中倒很有些把握，忙问道：“不知四位尊姓大名，在何处得意。”殷胜便先开口道：“我们四人是异姓的兄弟。”随即各指着三人道：“他是纪伯昭，他是赵朋，他是崔志远，我就叫殷胜，目下都在师傅处学艺，并未做什么事情。”拜住一听他的言语，就知道他们有些来历，就不敢怠慢，当下言道：“舍下离此不远，今日与四位偶然相逢，诚三生之幸，不知四位可能赏驾否？”伯昭道：“既承错爱，当得从命。”于是四人同到拜住家里，只见满室经典，清雅脱俗，他四人方知拜住有文武全才，越加敬服，即探询身世，又系开国元勋之后，料将来必有一番事业。四人落坐之后畅谈许时，便起身告辞，拜住坚持不肯，又坐了一会，拜住略敬小酌，四人见他如此多情，只得坐饮三觞，席间拜住又赞美他们的英雄，言将来得志，须请四位效忠国家，四人谦逊一会，伯昭便告退道：“今日本欲久叙，恐师尊见怪，倘蒙不弃，时驾临草舍一叙罢！”拜住道：“正欲拜访令师尊，祈兄先为通知，后当踵候。”四人告别而行，拜住送至里许而返，至此以后拜住时来深山拜访，上人亦很相敬。即到拜住入朝做官，便征他们四人帮助。他们出山后，号为东方四侠，常为国家除暴，声名很震。云峰上人至此亦仙游海外，不复出世了。

再说当时拜住被英宗擢为平章政事，暗教他探访奸党，他便请纪伯昭四人日夜注意铁木迭儿、赫鲁、失列门等，恐妨内

变。伯昭等便常到各奸臣住宅里探听消息，他们高来高去的，也绝没有人看得透他。有一夜，伯昭同志远来赫噜的家里打探，此时更深夜静，全府寂然，伯昭由房上窜下，进了里面，见有间屋子光亮异常，谅必赫噜的卧室，便走到窗下一望，由破缝里见着一个妇人同几个仆妇闲坐，听妇人道：“今夜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怎么老爷还未转来？”仆子道：“想必有什么事体罢。”忽而间志远也跑来了，他二人挤在一处偷看，正看得起劲，忽听前面有数人足步声，接着灯火萤萤，由远而近，他们就料定是赫噜回来了，便隐着身子，让赫噜进了房里。数男女仆人退下，便又到窗口窃听。妇人道：“今夜为何这般的时候才回来？”赫噜道：“因为舅父有事，太师又叫我到宫里来。”妇人道：“舅父得太皇太后之幸，又有何大事呢？”赫噜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如今太皇太后同当今皇帝不对了。前日商量命我舅父去……”说着便在接着妇人耳边暗语，一只手作刺身状，见那妇人听了把舌头一伸，低声道：“这是什么人起的意思？”赫噜道：“你想还有何人，这事不过是亦刺失传的话罢了！”又闲谈了一会儿便睡去。伯昭等忙回去报告了一切，拜住自有把握，翌日便密奏英宗如此如此。英宗恨恨道：“这些奴才，朕这样待他们，反起了孽念，朕当严办。”即命拜住同大理寺卿速传赫噜严刑拷问，赫噜初不肯承认，既受刑不过，只得把亦刺失等所谋招出，说出铁木迭儿同谋。拜住只得将口供奉明英宗，英宗大为震怒，恨道：“这些奴才，还敢密谋弑朕，还可宽放么？”即下旨捉拿失列门、哈克繖、武哈、亦刺失、亚列斯巴及赫噜等，命速将他们正法，不要等太皇太后知道。时朝臣大为快意，押赫噜等一千人赴市朝斩首，抄没家产。彼等均系太皇太后所幸，恐太后面子为难，只得宽恩，免夷三族。

太皇太后见英宗这样辣手，也无可如何，这一气，便病倒

卧榻。铁木迭儿虽是时时眼跳，面子上也敷衍着列朝，却不敢多言多语了。朝臣见此次这样的严厉，也足以振顿朝纲了。所以不十分追究铁木迭儿，亦恐太皇太后伤心过度，于道理上亦是不该的，遂作罢论。英宗赏赐有功之臣，优礼有加。是年冬，始被服袞冕，亲祀太庙，先期斋戒，临事肅皇，此举为元朝第一次之盛典。行礼既毕，车驾还宫，满城百姓，个个瞻仰圣容，莫不耸观道旁。回宫后，复到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宫里问安，然后受百官朝贺，下诏改元，以明年元日为至治元年，其文道：

朕只裔貽谋，获承丕绪，念付托之维重，顾继述之敢忘！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，被服袞冕，恭谢于太庙，既大礼之告成，宜普天之均庆。属之逾岁用协纪元，于以导天地之至和，于以法春秋之谨始。可以明年为至治元年。特此布敕，宣告有众。

诏下后，朝右诸臣俟元旦之日齐集大明殿朝贺，万民无不景仰英宗圣明，甫行即位，即诛灭奸党，与庶民除害，朝野顿现新鲜气象。唯有一事，是英宗的一大缺点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元室最不容易打破那种迷信的佛教帝师，英宗在朝，尊崇备至，复下旨命各地建设帝师八思巴的庙，享受祭祀，差不多与孔庙的礼节还要丰富，所以廷臣中正直一点的，都有些不满意。无奈是元朝开国以来，奉为最神圣的国教，也就缄口不言了。这些冒牌秃驴，趁此时机，一个个又势焰起来，幸儿好此时的太皇太后年老多病，又兼被英宗所制肘，也就不能再同他们畅玩一回，否则恐怕不免再蹈前辙，又要貽笑与后人呢。但英宗须是在尊崇他们，却并没有十分地趋向着他，所行之事，都只不过是朝野间罢了，倘然如从前成宗、武宗的时节，弄到宫禁不

安，那又难免百姓们失望了。

是年元旦一过，便是月圆时节，英宗见天下无事，忽起逸乐思想，下诏命京都内外，满张灯彩，歌舞不禁。又命各处乡民，互献奇花异草，山珍海味，以助新年之余兴。此诏一下，朝廷上下，均准备着庆贺佳节。尤其一般久困未疏的老百姓们，要借此热闹热闹，各人忙乱得没了天日，一个个欢天喜地，都说万岁爷的恩德真个天高地厚。就是一般远处的居民，得到了这个消息，谁也愿意到京城里来瞧瞧热闹了。殊不知将在光明昼夜的时节，朝廷中起了个异常的变乱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续述。

第五十二回

热闹场中乡女损节 阴云道上贤主被弑

话说是年的正月，英宗寻思天下无事朝政清明，正好与民同乐，于是下旨命京城内外悉办灯彩花炮庆贺新年，借此以彰皇帝之大德。廷臣知道此事是英宗兴之所至，谅也不能谏阻，唯有礼部尚书兼中书省参议事张养浩忍耐不住，便拿“国家的大事”及“畏难苟安”之句上疏谏阻，右丞相拜住接着此书道：“张希孟此疏固然很是，恐皇上此刻正兴高采烈难以批准罢！”养浩道：“匡君以正，丞相得从中助谏方可。”拜住道：“尽我呈上去看皇上形色再进忠言罢！”当日把养浩之疏奏呈英宗。谁知英宗此时正在预备以后如何的办法方能使心中快慰，接读奏疏，真如拜住所料，怫然道：“目今国事已靖，张希孟何得如此地多虑呢？”拜住忙奏道：“张希孟所见亦是，愿陛下三思之。”英宗道：“所说未尝不是，但朕意已决，就这样庆祝一次，也没有什么大错呢！不过使卿等烦一下罢了！”拜住知英宗之意不可挽回，只得将此意答复养浩，养浩退出叹道：“内患未尽，祸不远矣。”

此事自实行后，朝廷内外自然有一番忙乱暂且不表，这时又有两件事发生为起祸之根源，特补述于此。一件系英宗迷信佛教，与帝师在各地建祠，被监察御史观音保、锁咬儿哈的迷失及成娃、李谦亨等上书直谏，惹动英宗不耐烦起来，此时适

铁木迭儿之子锁南在侧，平常妒忌观音保等，便乘势进谗言于英宗，英宗遂以为他们侮慢君上，交刑部议罪；议决大辟，便将观音保、锁咬儿哈的迷失二人推出斩首。可惜观音保忠直之士，无辜受戮，临刑仰天叹道：“排忠信谗，恐祸在旦夕矣！”百姓无不下泪。其余成娃、李谦亨二人发放琼州充军。只是铁木迭儿见其子得幸，便日思倾倒拜住，偏偏这英宗脾气古怪，你说别人都可以，若要谗害拜住，却一丝也不相信，否则还要说侮辱大臣，所以铁木迭儿父子没有办法。时司徒刘夔夔私买民田四千余亩，假言买作僧寺，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，偿付田值。铁木迭儿父子与宣政使八剌吉思及御史大夫铁失共得赃巨万。铁失便是铁木迭儿的义子，与锁南朋比为奸，此事经拜住部下几位侦探察悉，一本奏知，上谕只将八剌吉思、刘夔夔等坐罪，铁失等均赦了。但铁木迭儿至此虽未明正典刑，却已吓得可怜了。自思拜住偏与他作对，心中一气，便经不住一命呜呼。各大臣倒恨他死得太轻，无不切齿愤恨。当时英宗倒也不去深究，唯有太皇太后一人忧郁成病，闻铁木迭儿一死，自思当年的相知一个个都死完了，不由得老眼昏花，病倒床榻，不久亦同铁木迭儿一路去了。

英宗尊礼成服，各事将竣，便是庆贺佳节之期到了，虽属太皇太后新故，而英宗本来对于太后就发生了恶感的，未必那些宫中秽迹，难道英宗不恨透了吗？所以庆贺的时节，也是很高兴的。当时皇宫里扎得些火树银花，红绿彩帐，真个蓬莱月宫、无与伦比。皇帝、后妃娱乐其中，诚足以赏心悦目。京城内外，亦经上下臣民，准备来的花丛锦簇，奇珍异玩。上自各官衙门，下至平民牖户，均陈列着各种灯彩，六街三市灯火熏熏，行人拥挤不断。这时候拜住衙中，也参差地陈设些异样物品，看来真是元代历来未有之盛举，拜住丞相至此亦非常愉快。

是日朝罢，召集门下将士在衙中环坐痛饮，独纪伯昭等四人顿起家乡之念，呈禀丞相，言各人要回乡探亲的一席话，拜住丞相便问他们道：“君等离乡几时了？”伯昭道：“职数岁便从师傅入山，至今尚未回去。这三个兄弟亦离家二十余年了。”伯昭这些话，虽不能说动拜住的割舍心，但拜住却思现今奸臣已灭，铁木迭儿亦死，想来亦无甚事，把他们几位就放回一行，以完骨肉之谊，想罢言道：“既是四位兄弟要去，我也不便须留了，一俟探亲转来，再为国家出力罢。”四人领诺，在京城闲游了二三日，便辞别丞相，四人分途而去。这一去便错过京都之乱，直至后来明太祖出世，才见着这四位老英雄的面呢。这且不必细表。

再说这次大会，真是热闹非常，远近居民亦皆接踵而至，有献奇花异草的，有献山珍海味的，还有各地做小经济的，都趁着热到京城里来做买卖。甚至江湖上一班游荡的人们，也各以一技之长在那人丛中摆起圈子，变的变戏法，耍的耍枪棒，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，一班乡下农民，男男女女，一路一路地来回游玩。此时这锁南、铁失等，因为英宗厚待他们，虽铁木迭儿死了，他们的官职任旧一样，所以尚得作威作福。当这庆祝时候，他们的衙门口也预备了些异样灯彩，什么春花走月，什么泥马渡江，弄得玲珑活泼，煞是好看。这一些城内外的妇女，无有一个不来看看稀奇。大家都携带着儿女媳妇，三三五五地挤个不休。

单说京城有一老妇，幼年寡居，膝下只有一女，现已及笄。这老妇身边也积得有好几文钱。她姓范，别人都叫范四妈。她这个女儿乳名叫做翠姐，面庞儿却长得十分俊俏，邻里中无不羡慕她的人才。还有一班少爷公子，都争相托媒说合，无奈四妈只有这一女儿，很不愿就把她嫁人，所以直到了十九岁了，

还是娘儿俩过活。这时京城热闹得眼红耳热，翠姐也想出去看看，唯四妈以她年已长大，又兼平常爱惹是非，所以不要她出一步儿。到第五天的时候，街上吵着皇宫里扎的彩牌花灯要出来玩耍，一个个欢天喜地地跳跃，恰好四妈隔壁的王家嫂嫂也听着热闹，有些忍耐不住，便过四妈这里来，一定要约四妈出去玩一回。四妈决计不肯，她说：“我走了，我的女儿一人在家不便。若要她一路去，又怕惹出别的事来。”王嫂嫂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，你翠姐这么大一个人，难道还怕人吃了去不成？”翠姐也接口道：“女儿也是一个人，就出去走，有什么要紧？”无奈四妈还是有些不肯，王嫂嫂要想出去玩的念头已经有三天了，哪里还肯打消？只得说道：“要是白天怕人看见你那小宝贝，那么就晚上去看看花灯罢！”四妈经她左劝右劝，又见翠姐还是孩子脾气，一定也要去玩玩，只得答应了。这时到了晚上，王家嫂嫂摇摇摆摆地过来约她们母女，四妈和翠姐也各人换了淡素的衣服，同王嫂嫂出去。这翠姐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热闹的地方，忙得两只眼看也看不完，东张西望，拉住王家嫂嫂问这个，问那个，也不管旁人拥挤，只顾向热闹里走去，还是四妈紧紧地跟在后面替她挡开众人，不时穿过数条街道，越走越热闹了，把个不出街的大姑娘，真喜得像入了天堂一样。就是四妈不喜欢看的，也顾不得要观看一回，暂时不表。

且说铁失的衙门正当着热闹的场所，门前弄了不少的玩意儿，惹得众人争先恐后地瞭望。他却同着些党羽在内吃酒赌博，并将平时买来的妻妾丫鬟，前抱后拥地快乐。就是衙前弄的玩意儿，也并不是要他们众人来看热闹，他却别有用心，尽你们众人来时，倘有良家妇女长得美艳的，他便叫门前站班的数十个恶奴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硬抢到里面来待他奸淫一回，然后放你出去，若是满意的，留三五天不等。你若不从，便打得你一

个半死。所以几天之内，上当的人也不在少数，有些知道的，便把自家的妻女管束着不要出去。无如四妈母女平常又不大听见过的，又见着那样的热闹，也就把大事忘记了。她们三个糊里糊涂地走到此地来，端的被铁失的恶奴看见了，忙报与铁失。铁失跑到窗口，望见翠姐生得浓妆淡雅，比所有妻妾又有些不同，不觉色心荡漾。忙命恶奴前去“照办”。这里四妈三人正看得高兴，忽然来了几个穿号衣的道：“我们这儿的规矩，凡是初来的妇女，都请到里面去吃茶，免得同男子挤来挤去的。

”王嫂嫂听了便当是真的。还是四妈老练，忙说道：“我们就要走了，请不必罢！”恶奴忽然变色道：“你走哪里去？快快的跟我进去，免得老爷动手。”四妈见不是头，忙向外面挤，手拉着翠姐只顾抱怨。这些恶奴哪里还肯放走她？当时上来了十几个，七手八足地把她们三人挟起来就向里走，慌得翠姐大哭起来，四妈、王嫂嫂亦大声喊叫“救命”。试想看灯的人们还敢哼一声么？恶奴把她三人挟到里面，弄三间屋子关了起来。又一些恶奴拿着刀枪恐吓，着一声也不许叫。四妈没奈何，只低低地央求。恶奴道：“你这老婆子不识相，等一时你便要作我们老爷的丈母娘了，别人寻还寻不着这样的女婿，你还哭什么？”这边的翠姐被他们一吓，早如木鸡儿一般，坐在地下动也不敢动一下。

不一时，见一个很威武的带醉走了进来，那些恶奴自己跑了出去。这人笑嘻嘻地过来，把翠姐一把抱住，坐在怀里，把个翠姐慌得手足失措。这人便涎眉涎眼地伸手到翠姐的下部去探，吓得她魂飞魄散。试想乡下的姑娘，从来未经过陌生男子的接触，一时哭也哭不出来，只泪汪汪地喊着妈妈。这人更不消说，便将翠姐衣服脱去，强奸了一回，直至夜半，方才让她安静。翠姐已惊得如死人一般，由铁失怎样便了。四妈哭到天

亮，才见有个恶奴过来说道：“你快出去罢！你的女儿我们老爷已收留下了。以后再来罢！”四妈哀求他们放出翠姐，无奈这些恶奴横不依理，把她推出侧门。这边王家嫂嫂因她年纪不大，昨晚有个为长的恶奴也强迫她睡下了，到天明也是一样的地被他们拉出侧门，同四妈相遇，王嫂嫂羞得面红耳赤，无一句言语。这里四妈见没有了她的女儿，一面哭一面抱怨王嫂嫂不应该叫她们母女出来，又说又哭，闹得一个不休。王嫂嫂只得老着脸把她劝了回家，再想法子去要女儿去。四妈无法，只好回家。

过了几天到铁失衙门里要人，被恶奴恐吓了一回，弄得她走投无路。有好事的就叫她写起诉状子，到拜住丞相那里告去。四妈在无法之际，也就大着胆子写了强奸民女的状词，投递到拜住衙中。这时候宫廷内外，上上下下，正在欢度新年，又兼英宗十分高兴，所以各大臣都各人在衙中庆贺，拜住丞相忽然接到范四妈的状子，不禁拍案道：“这般奴才，前次圣上未曾加罪，已经是大恩了。今竟不知改过，反闹出这样的大事来，还能赦他么？”当下便预备入朝启奏，行至朝门，太监道：“圣上有旨，朔望要郊外祭坛，这几日在内宫饮宴，大臣不必便入。”拜住只得回衙，十分气愤铁失。一俟圣上临朝便当奏明严办，一面命人叫范四妈在家静候消息。谁知此事被铁失的爪牙探得，忙报与铁失知道，铁失深惧拜住忠直，怕他一朝奏明圣上，吃罪不小，急忙约会党羽商议抵抗之策。有的说快把翠姐放出去，叫她妈不要追告了。有的说这可不行，想此事拜住这个东西既已知道，难道肯放松我等么？不如将翠姐弄杀，叫他没有凭据，圣上也难办罪呢！铁失道：“这些话都不妥当，你们想，这位皇帝老子专听拜住的话，还有饶恕我的么？我想起来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大做一下，还可寻一生路。”便命家